

編者的話

本期的「特稿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、「老子道學研究會」會長胡孚琛先生為四川陳雲鶴道長新著《道醫太素脈與通中論》撰寫的序文，文中述及道教醫學在民間的流傳和影響。事實上，道教在民間的流傳和影響，有很多情況是我們這些久居「學術殿堂」的學者不太清楚的。所以，竊以為「學者」的第一要義不是擅長「學術」，而是需要不斷「學習」。當今中國政壇主張走「群眾路線」，號召大家「接地氣」，實際上也同樣適用於學術界。

道教研究中的「接地氣」，不僅是需要走入民間基層去「瞭解」情況，同時是學會去「理解」我們的研究對象。而對道教理解得最實在的，則莫過於道教信徒本身了，這也是《弘道》經常刊用一些教內來稿的原因。或以為這些文稿頗有「通俗」色彩，但我們卻更強調其「宗教」性質。學術探討與宗教理解相互結合，乃是本刊編輯的重要理念。竊以為今後中國道教研究的重點，也應在於更多地從「理解」的角度來討論道教。數十年來，我們的道教研究成果並不少見，但卻多給人以「隔靴搔癢」之感，究其原因，乃是研究者尚未真正理解其所研究的對象。有的時候，文獻材料堆砌得越多，卻愈可能遠離其所討論的對象。

當然，道門內部的某些看法有時也需要加以商榷。如本期「道教論壇」中有文章認為道教的「優勢」乃在於修身證道，其餘「雜而多端」者不過屬於「統一戰線」之需要。誠然，修身證道、飛昇成仙確是道教的核心信仰，但是，齋醮科儀、符籙法術之類頗顯「雜而多端」的內容也未必不屬道教本身。道教之信仰，實有「度己」與「度人」兩個方面，且兩者難以分割。由《道藏》之將《度人經》奉為開篇之作，可知「度人」在道教教義中佔有的份量。事實上，作為一種存在於社會現實中宗教團體，道教在繼承老莊道家之「出世」思想的同時，也曾吸收了儒墨諸家的一些「入世」觀念，以此來面對現實的問題、回應社會的挑戰。也正由於此，《弘道》專門設有「道法科儀」欄目，藉之刊載這方面的文章。而本期該欄目中的兩篇文章，一篇討論了宋代以來道教的「血湖科儀」及其對女性的關懷，另一篇則介紹了當代上海仍在使用的服務亡人家庭之「指路科儀」，有興趣者不妨一讀。

此外，本期的其他欄目還有不少優秀作品，如蕭登福先生的〈再論太歲源起與太歲神格的演變〉長文系統全面地討論了有關「太歲」的問題，萬景元道長的〈明朝道教服飾考〉則圖文並茂地為我們介紹了明代道教的種種服飾，張軒同學的〈老子「無為」思想發微〉對於「無為」的闡發也頗有新意。其他文章亦各有新意，頗值一讀。